Ole Bull : Concerto in A major / Concerto Fantastico / The Herdgirl's Sunday / La Melancolie / Festival of San Juan : Fantasia / A Mountain Vision

Annar Follesø, violin / Ole Kristian Ruud / Norwegian Radio Orchestra
2L-067-SABD (TT 69'21")
Recorded: Jun 2009

簡兆明

一見到 Ole Bull，即時想起西班牙鬥牛，殊不知是位挪威小提琴家。Ole Bull (1810-1880) 在他七十年不長不短的生命裏，聲名遠播歐美，對挪威音樂影響至為深遠，不獨 Grieg、Svendsen、Nordraak 受他點化而投身發揚民族音樂，劇作家 Ibsen 和 Bjørnson 也是多得 Bull 提攜而開創事業。在他名成利就之際，Bull 不忘愛國運動，反對瑞典統治，甚至在美國買地，鼓吹挪威殖民。Bull 是真正的挪威民族英雄，他的逝世舉國哀悼，誰料到他的音樂遺澤隨塵土湮沒，直到這個錄音為他平反。

Bull 有冒險家百折不撓的精神，有運動家的健碩體格，(他真的自小喜歡運動)，但他的手指在小提琴上卻靈活得比得上 Paganini。一般記載他是自學成才，其實他少時跟過幾位老師，這些老師還是 Viotti、Kreutzer、Baillot 的學生。不過 Bull 資質過人確是事實，十八歲已經當上 Christiana (今 Oslo) 及 Bergen 劇院樂團首席，他決心成為頂尖小提琴家，便去了巴黎，聽了 Paganini ，與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 Heinrich Ernst 合租了一個住宅，用了四年時間解構 Paganini 的絕技。後來他貧病交迫，將僅餘的積蓄往賭場孤注一擲落空，幸得一位善心的 Madame Villeminot 收留，並成了她的孫女婿。在 Bologna，運氣終於降臨。一個臨時替場的機會令 Bull 一夜成名，觀眾感動得流淚。那是 1934 年，Bull 隨即創作了他的 A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。

Bull 沒有正式學過作曲，以他的聰明才智，那根本易如反掌，而且他擁有非比尋常的旋律天份。Bull 喜歡歌唱家的 vibrato 技巧，於是大膽將這種"過時"的技巧用於他的演奏。其實在十八世紀 Francesco Germiniani 的揉音技巧曾經風光過，加以 Paganini 橫掃歐洲之後，揉音被視為靡靡之音。Bull 存心要取代 Paganini，在技巧上誓向高難度挑戰，雙音未算高，他一弓奏三音、四音。Paganini 高低音域已經去得比別人盡，但 Bull 還可以去得更盡，(請聽 Festival of San Juan: Fantasia)。Paganini 有時故意將琴弦弄斷只剩一根，Bull 也喜歡只用一根弦去奏完整個優美樂章，例如 A 大調小提琴協奏曲的內樂章只用 G 弦。他還懂得製造樂器，1848-1852 年在巴黎期間，Bull 一有空閒便跟 Vuillaume 學做小提琴，他演奏用的樂器便是自己製造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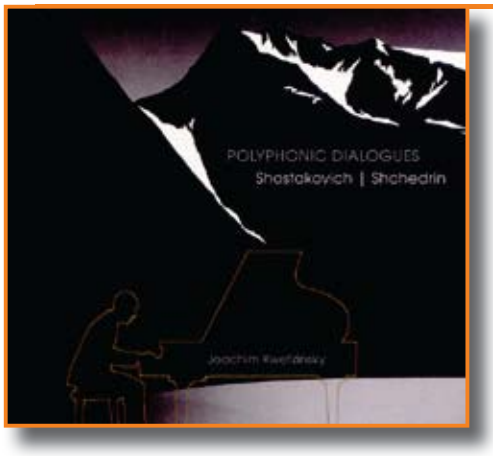
Berlioz、Schumann、Liszt 通通對 Bull 說過不少溢美之詞，Liszt 更與他同臺合演，連自視甚高的 Joseph Joachim 也說沒有人比他更能將感情融入旋律。Bull 有幾成功，亦可以從他演奏次數之頻密看得出。即使在今日噴射機時代，也未必有人可以破他的紀錄。他完成一場演奏，在馬不停蹄的馬車上睡覺，醒來便在另一城市演奏，最高紀錄是在英國十個月演出 247 場，那只有壯健如牛的 Bull 捱得住。他演出過的地方除了歐洲、美加、埃及、阿爾及爾，連拉丁美洲也經常到訪。(他會不會碰過 Gottschalk?) 直至逝世前幾年，他依然每年演出 50 至 100 場。1879 年的維也納 Musikverein 演奏會和紐約 Steinway Hall 演奏會，全院滿座，觀眾起立致敬。

這張世界首演的 Bull 小提琴協奏曲，包括浪漫詩意的 A 大調及更多技巧火花的 E 小調 Concerto Fantastico。兩曲同時顯示出 Bull 吸收自意大利歌劇的旋律天份，加上他充滿即興手法的變奏才華，輕易將迷人的主題不斷變化發展，再以戲劇性的手法串連起來，加上色彩繽紛的管弦樂配器，包裝得美輪美奐，兼且有個人特色。四段音樂會曲目，最特色是西班牙風格的幻想曲 La

Verbena de San Juan，這不同於一般表面化刺激的西班牙作品，而充滿刁鑽細密的心思，小提琴高把位 harmonics 高聳入雲，定音鼓與低音弦樂深潛強勁。另外三曲都是挪威民謠風格：The Herdgirl's Sunday 是 Bull 最溫情、最迷人的旋律創作，La Melancolie 則充滿傷感的愁情。A Mountain Vision 像民謠大拼盤，又有鄉村舞曲節奏及 fiddle 奏法穿梭其中，3:20 起的一闋充滿愛國情懷的民謠名為"My girdled boots"，同一主題後來被 Edouard Lalo 用在他的 Rapsodie Norwegienne，更加振奮人心。當年，Bull 公然鼓吹挪威脫離瑞典統治，帶領學生上街遊行，此曲原本的標題《12 月 10 日》正是學運的日子。

Ole Bull, 一個活得精彩的音樂人物，他的精彩音樂作品，在 2L 精彩的錄音效果之下，無論兩聲道、多聲道、CD、SACD、BD 同樣精彩。挪威小提琴家 Annar Follesø 既有精密的超絕技巧，又有浪漫的音樂感，他深受兩位老師影響：Mauricio Fuks 師承 Heifetz，擅長 bel canto 浪漫奏法；György Sebök 專研 Bartók，分析理解深入細緻，Follesø 取兩家之長，用於 Bull 的作品上，體貼得無話可說。

Polyphonic Dialogues



Joachim Kwetzinsky, piano
2L-063-SACD (TT 64'07")
Recorded: Apr 2009

音樂是角度問題。音樂演繹可以有不同角度，音樂欣賞也可以有不同角度。同一篇音樂作品，換了角度，會有不同感受。Glenn Gould 很早已經預言音樂將來可以由聽眾自己選擇不同演繹版本的樂章，組合成一篇完整作品。不久前，我們多次聽過不按照原定次序編錄的作品，例如 Chopin Waltzes，過去我也聽過抽選不同樂段、掉亂次序的 Bach Preludes & Fugues 現場演奏。究竟是演奏者別有見地，抑或有心藏拙，那又是另一個角度問題。

一向不按本子辦事的 2L 今次請來了 1978 年出生的挪威年青鋼琴家 Joachim Kwetzinsky 以他的角度帶來出這個標題 Polyphonic Dialogues，複合聲部的對話，兩個話題人物 Shostakovich 和 Shchedrin 在 1963 年有過如下對話：

Shostakovich：如果要你在荒島上度過餘生，只准你帶一份樂譜，你會帶甚麼？

Shchedrin：Bach 的 Preludes & Fugues，你呢？

Shostakovich：Mahler 的《大地之歌》。

Shostakovich 和 Shchedrin 兩個人都有寫過 24 Preludes & Fugues，創作動機當然無須解釋。Shostakovich 的 24 Preludes & Fugues 雖然是二十世紀的精神，基本形質上始終奉行 Bach 的美學手法。Shchedrin 一向天馬行空，看不出他原來這樣崇拜 Bach，而他 1964/70 年創作的 24 Preludes & Fugues 更加出人意表。從巴洛克角度看，這樣推崇 Bach 的作曲家竟然可以這樣 un-Bach，可以包含不協和音的對位。或者只有一個合理解釋：平均律沒有定律，對比才是永恆。再講，所謂平均律，就是相異的聲部，合唱相同的主題；所謂對位，其實就是對比，不一定要協調。如果 Bach 今日再生，也許會寫更多不協和音的平均律。運行不息，才是音樂的定律。將兩個不同背景的俄國作曲家的平均律抽樣並排，又是另一番情趣的對比，反映出更有趣味的全新角度。

這是一張奇碟，Kwetzinsky 以無懈可擊的技巧，隨心所欲的音色，展現出一個對比之中又存在融洽的音樂對話。Shostakovich 和 Shchedrin 的 Preludes & Fugues 分別選六段及八段，前後再以 Shchedrin 的 Basso Ostinato 及 Toccatina-Collage 作為序幕及終曲，構成一個別開生面、引人入勝的音樂會節目。Shostakovich 帶着俄羅斯民族風格的旋律線條，與 Shchedrin 的跳躍動感、幽默菱角，甚至爵士樂節奏 (Basso Ostinato) 與 Bach 主題變奏 (Toccatina)，不但並無衝突，反而奇妙地合襯。Shchedrin 的 Preludes & Fugues 錄音絕少，由作曲家於 1966-72 年間親自錄製的 Melodiya 版當然是首選。